

陕西职工作家列传(33)

高安侠

中国作协会员，陕西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，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高研班学员，延安市委副秘书长。曾先后获得冰心散文奖、中华铁人文学奖、丝路散文奖、延安文学奖、延安文学奖等多个奖项。长篇小说《野百合》获第四届“中华铁人文学奖”和“光耀杯”第二届“中国工业文学大赛”二等奖。2013年获“延安市有突出贡献专家”称号，2017年获“三秦优秀文化女性”称号，2023年获“圣地英才”称号。



在陕北 遇见张载

一直毫无原因地喜欢北宋，如果可以选，我愿意穿越到北宋，感受《清明上河图》里市井烟火所营造的繁华，还有微微的“乱”。不是兵荒马乱，只是一种适度的、放松的“乱”，思想的自由也是“乱”的内涵之一。经济的繁荣与思想的自由，使得这个时代人才辈出，张载便是其一。张载是关中眉县人，曾经来过陕北，做过云岩的县令，时间虽然不长，但他将文明开化播撒于黄河岸边，影响深远绵长。今天的云岩只是陕北宜川县的一个乡镇，我路过几次，无端觉得这个名字好听，似乎有一种古典雅致，让人无端联想到“云无心以出岫”的诗句。同在黄河岸边，云岩自然无法与壶口瀑布相比。壶口是黄河的一段华彩乐章，而云岩是那么寂寞、那么安静。远方的人驱车千里来看壶口，而对路边的云岩小镇，恐怕连看一眼的兴趣也没有。有人说，陕北的文化底蕴到底还是淡薄了一些。陕北人说，这得怪孔子，当年圣人私道，此处偏僻漏，不知是嫌路远还是忘了，或者，容我私人忖度，也许是瞧不起。不过，还好，我们有张载。我曾经在西湖边的万松书院里遇见张载。书院里最有名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，情侣们争相与之拍照留念。从古至今，各种艺术手法反复演绎着他们的故事，即便在陕北，也有盲目的说书艺人弹着三弦，走村串户地传唱，引得无数人为别人的爱情流泪，而万松书院里历代先贤的雕塑前少有人驻足，有很多名字那么生涩、拗口，不为人知。关学大儒张载，也在那儿寂寞地立着。也许哲学远在生活之上，属于无用之用。于是，一千年来，张载被高高搁置起来，尘封于历史发黄的卷轴里。这一切让人感慨，做学问多是生前寂寞，身后荣耀。后来去张载的家乡眉县旅行，在那里，才知道那句气象夺人的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话原来出自张载。知识分子何为？很多人试图给出答案，但我觉得张载的“横渠四句”最为恰当，知识分子不是坐下清谈，而是有做事的能力。实际上，张载也是这样做的。在云岩当县令时，他致力于解决老百姓生活中的实际问题，一些做法极有政治智慧，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。比如，他注意听取民间声音，时不时召集老百姓到县衙设酒食款待，一边吃喝，一边聊家长里短，老百姓有什么不满立刻就能得到反馈，这简直是最早的群众路线雏形。县衙门口贴出的政策法规，他每次都召集有威望的乡贤，让他们充分吃透，然后通过通俗易懂的话语转告百姓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“打通最后一公里”。利用民间力量管理民间秩序，避免政府手伸得太长、管得太多，避免出力不讨好的尴尬。同时，留出足够的空间，让乡民自治能力得到充分发挥，将众多细碎矛盾的民间矛盾及早化解。今天看来，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。而陕北的先民也幸运地接受了儒家文化和风细雨的浸润，于是，崇尚礼仪，有了文明教化；尊师重教，有了耕读传家。我曾多次翻开关于张载的文字，想象他这个人，甚至觉得他不像一个普通书生，本质上，他是一个热血青年，21岁那年，正是宋夏对峙期间，边地延安经常打仗，老百姓的日子难以安生。宋朝的软弱退缩让张载投笔从戎，一个人从眉县步行至延安，拜见了范仲淹，提出自己要当兵打仗保家卫国。范仲淹慧眼识人，觉得张载参军无非是多了一个军前小卒，而少了一个做学问的人，就劝他回家做学问。这样，才使得历史上多了一个哲学家，少了一个武夫。张载先后三次出任，均不顺利。在云岩从政时间也不长，之后回家种地，闲暇之余写写文章，做做学问。因了他的这种生活方式，后世才有了“耕读人家”一说。今天的陕北很多乡村，院子的门楼上雕刻着“耕读传家”的字样，意味着主人将自己的价值观彰显于众，耕田是为了养身，读书是为了安心，身心俱得安顿，便可称得上人间最为可靠的幸福。学问，在这里不再是冷冰冰的教条，而是沾着新鲜的露珠，散发着热腾腾的生活气息。有温度的学问就是活的学问，在我看来，“耕读传家”是一个最好的生命方式。在陕北，尤其宜川一带，张载的遗风影响深远，因了他的存在，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宜川人的行事风格似乎与其他很多地方不同，温雅礼让，举止斯文。几个宜川人在一起，便会形成一个气场，不张扬、不浓烈、笑容温和，言谈悦耳。特别是教育，更是宜川人的骄傲，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城，教育却办得有声有色，每年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不在少数，引得周边地区的家长纷纷将孩子送来就读。本地人尊师重教，学风浓厚。就这样，一千年后，张载依然影响着陕北，浸润着陕北。有句话说：历史是由人书写的。很多时候，历史是由某一个人书写的，可一个地域也可能因一个人而发生根本的改变。在陕北遇见了张载，是幸运的。

寻觅一份清欢

□杨恒艳

近日闲暇间，在阅读林清玄的《人间有味是清欢》时，深感其所描述的“清欢”之道，即定义为生命的减法，在我们舍弃了尘俗的追逐和欲望的束缚，回归内心最本真的欢喜，这才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意境。我们修于闹市，忙于生活的起起落落之中，在闹市的街道里穿梭，各种形态的噪音和喧嚣让我们时常无暇顾及内心的静谧和慰藉，有时心境所及，却总是被外界扰攘，实在难觅得“清”。这就需要我们要静下心来，去寻一处静谧，觅一份清欢。我自由此及彼，下班后漫步到文化宫广场，道路两旁的栎树葱郁繁茂，绿叶衬着粉红色的圆鼓鼓状的小灯笼，树顶高挂起绚烂的一抹红色，这就是史铁生笔下的栎树啊。落日余晖下，恍若醉意微醺般的云朵翩翩起舞，待到夕阳盈盈慢慢地融入了温柔的暮色，散发出一片赤橙色的光晕。影影绰绰的余晖透过树枝的缝隙，在天边泛起点点涟漪。我静坐在长椅上，既慵懒又沉醉，享受这黄昏的细软绵长，心是静的，心情是欢愉的。拾起一片落叶于暮色

丰沛的喜悦感在书籍的笔墨里尽情展现。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。我自是没有小院，也修不得篱笆，种不了满园春色。但窗外车水马龙、人声鼎沸，处在闹市，隔出一个闹中取静的小天地，在岁月熙熙攘攘里辟出一方小安宁。在我自己的慢光阴里煮茶、阅读、插花，真应了陶渊明笔下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”的意境。闹市喧哗，且不问喧嚣，于独处中觅得清欢，享受自己的清欢与恬静。感受这疾不徐的欢，不媚不俗的乐，这种欢乐宛如清风轻拂绿叶、薄云飘荡天际。这些静下来的日子，便觉万物珍贵，如澄莹剔透的珍珠折射出日月的光辉。这，就是我的清欢。日子依旧繁忙而又平凡无奇，让自己从嘈杂和匆忙中停下来，守一隅清欢于眉，愿一方安宁于心。让自己慢下来，感受万物的静好与温柔，觅得自己的清欢。让心绪悄悄蔓延……用意趣之心，闲看云卷云舒，与独处相安，自行自醒且清欢。（单位：陕煤运销集团铜川分公司）

母亲

□郭涛

辣子红了 开始干瘪 就像母亲 越来越矮 越来越小 隐入暮色里 和乡村的夜一起 进入我的梦 暮年的母亲 在小径上 挪着蹒跚的步子 比霜降先到一步 把辣子、白菜、萝卜 从菜地里收获 让清清白白的日子 不慌不忙地走过冬天 （单位：商州区大赵峪街道办事处）



黄河之水天上来

王栋 摄

一片胡杨催重生

□张小军

那些年颇不平静，长兄中年骤逝，给早年就丧失父母的我致命打击。家事不顺，工作重压，一切好像都想让刚入中年的我接受非人折磨。白日浑浑噩噩，夜里噩梦连连，奔走在城市的车水马龙里，找不到生活的出口。为了转换脑筋，听从朋友的劝告，我踏上胡杨林的路。乘火车，转汽车，一路颠簸，千里奔袭，经过两天多的坚持，终于到了额济纳旗大胡杨林景区。第一站是怪树林。黄沙铺地，凉风阵阵。看着那一个个光秃秃的树干、树枝，甚至裸露的树根，全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，却依然站立着，或直刺天宇，或弯曲盘旋，或旁枝斜倚，或平躺沙地，用倔强的形象接受时光雕刻，似有金戈铁马、壮士悲鸣之声。晚霞升起，一道橘黄色的霞光照亮了天地的界限，也让这些枯死的胡杨树身披金光，傲立天地，静对星月。第二天清晨，当脚步踏进大胡杨林景区时，一轮朝阳正好升起，阳光穿过一棵棵胡杨树，让那一片片黄叶鲜亮如金。一棵棵胡杨树那样迎面而来，刚劲的枝干上，深深的纹路曲折盘旋，一路向上，捧出一团团深深浅浅金黄的树叶。椭圆形叶子一律染黄，齐刷刷地站在枝头，一片片浓墨重彩的颜色，在灰黄的沙漠里，如一片燃烧的火海，不由让人精神振奋，热血沸腾。从一道桥祈福林开始一直到七道桥，人行林间，黄叶醉眼。那一树树黄叶，移步换景，在湛蓝的天空下摇曳，在通透的阳光下舞蹈，在清澈的弱水河边倒影，在如织游人的眼睛里雕刻。登高远眺时，唯见胡杨如潮，此起彼伏，金波生辉，华丽辉煌。河边漫步时，弱水安详，胡杨的倒影美轮美奂。偶有几片黄叶悄然落水，只见涟漪不起，叶片轻移，随风移动，竟添妩媚。我不由轻轻吟唱：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。”胡杨林里最美的当属英雄林。这里是当年电影《英雄》的取景之地。地上细沙绵绵，黄叶铺毯，周围粗壮茂密的胡杨姿态万千，或如虬龙腾飞，或似孤鹤冲天，让人眼花缭乱；头顶更是黄叶繁茂，黄色成云，喧嚷秋日好风景。那片黄色，靓丽而沉稳，丰富而大气，豪放而富有征服力，层次多变，如铺如染。风吹过，便有万千黄色的精灵嬉戏起舞。恍惚之间，那两位绝世大侠长剑挥舞，卷起黄叶如龙，快意江湖的爱恨情仇，在这原生态的胡杨林里尽情挥洒。我不是侠客，无法一剑舞爱恨。我只能捧起一把胡杨黄叶，将脸深深埋进去，把所有的委屈肆意释放，把所有的压抑疯狂嘶吼出来。想起前一天的怪树林，再面对在干涸、盐碱、黄沙等困境中闪亮的这片靓丽胡杨美，我似乎找到了生活的出口。一声怒吼，我把昨日留在这片胡杨林，紧握双手，面向阳光，踏上归程。（单位：铜川市人民医院）

常听人说龙门洞是道教名山，是全国五大悬空道观之一，国庆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到宝鸡陇县龙门山游玩。

龙门山海拔约1921米，两边高山耸峙，山势险峻。中间是5米宽的三扇大门，门楣上写着“龙门山”金光闪闪，门口一副对联“何处寻洞天到此洗心是蓬岛，哪里觅胜景咫尺涤尘即仙都”。

进入正门，就是龙门洞道院，大殿前一座凤凰驮着石碑，上书“龙门祖庭”。这里供奉的是道教龙门派祖师丘处机道长，他学艺成功後，游历全国，创立道教龙门派，传道授徒。路左侧有一个黑虎潭，约有10平方米，聚水成潭。石块围绕，细水长流。再往前走，来到龙门洞古遗址，高约2米的石碑矗立在高约1.5米的巨石之上，清代著名书法家郑板桥手书“龙门洞”三字，沧桑、道劲、修长、大气。再向前走，就来到龙门河上的石桥，只见桥上石块相连，拱成一秀美的石拱，上下各有6级台阶。站在蹑云桥上，看着桥下水潺潺，置身山涧，真有一种“人在画中游”之感。

游龙门洞

□艾青春

我和妻子继续向上攀登，小心翼翼地在木板搭设的栈道，大约200米左右，看到石壁上几个摩崖石刻，还有嵌在石壁里的全真石碑、唐代石碑等。我们继续左手扶山壁，右手抓铁链，攀行至小华山、玉皇洞，攀上洞口，我们停下歇息。儿子还要继续向上走，我劝他不要再上去了，上面是只容纳一人的窄洞，而且洞口向上的爬梯有窟窿。听说最上面就是做在山顶的混元洞，混元老祖龛洞用斗拱凌空架设，悬空凿壁，非常危险。我站在玉皇洞口向下望，面临深渊，脚踩云雾，犹如在仙境，绵绵青山，郁郁草木。我们看着洞内黑如泼墨的石壁，只是感到山高人为峰，感到大自然的威力，赞叹古代建造悬空寺师傅的智慧和力量。小雨如注，我和妻子慢慢下山了，和父母汇合后，在龙门洞天稍作休息。从定心峰下山时，遇到一名道长，他告诉我们，龙门洞始于春秋，建于西汉，盛于金元。最早，周朝大夫尹喜曾任职归山，隐居此山，取名“灵仙岩”。汉代建信侯姜敬先生隐居于此，后此山更名为“景福山”。元代丘处机来此栖居十年，创立道教龙门派，门徒众多，显赫一时，龙门派影响巨大，世称“龙门山”，后称“龙门洞”。我不禁感慨：龙门仙山，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，值得游览。（单位：陕建二建集团）

拜访阎安老师

□段育霖

看到我在《故乡的距离》一文中写的“故乡的距离有多远，远到我们再也回不去，故乡的距离有多近，近到我们昨夜于梦中惊醒”时，他说，故乡是每个人的根，不管走多远，也离不开家乡，特别是在梦中总是回到幼年的故乡。进城多少年了，城市元素很少出现在梦中。同行的刘向前拿出他的诗集《星辰大海》草稿，让阎安老师写个评语，他翻了一遍，爽快答应。王磊和阎安老师已经交往十多年，阎安老师鼓励他继续给《延河》投稿。贾晓东和阎安老师是延大校友，又都在延安工作过，因为文学谈得非常投缘。也许是因为老乡情缘，随后阎安老师就和我们谈起他的创作经历，从延安大学毕业，到担任延安作协主席，再后来回到省作协，一直扎根在文学阵地上耕耘。谈起陕北文化，阎安老师说，陕北由于历史上多民族交汇融合，草原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交融，因此文化的多元、丰富、宽广，是别的区域所没有的。从府谷进入晋陕大峡谷的这段黄河，是上帝的黄河。在这上面的河套，或者下面到了中原地区都成了世俗的黄，成了人的黄河了，而这段黄河太壮烈了。说到陕北民歌，阎安老师说陕北民歌实际是晋西北，包括河北、内蒙古接壤处的老百姓的民间传唱，好比是黄风刮到陕北来的，正是通过这个民歌带汇集起来，然后互相影响流传。一直到延安革命时期，南方来的文人在深入陕北民间采风时，听着老百姓传唱的民歌有韵味，集中整理概括为陕北民歌。陕北民歌就像沙漠一样，落到哪里长在哪里。阎安老师又谈到他过去以民歌为线索的长征道路的采访，能够体现出陕北人的包容性。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后，老百姓热情接待，家里再穷也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远方来的客人，这就是这个特殊地域人们淳朴性格的体现。陕北大地是一座丰富多样的文化宝库，周文化的影响、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入、长城和黄河交汇形成的许多东西值得我们深入挖掘。最后阎安老师又给我们每人赠送了一本他获鲁迅文学奖的诗集《整理石头》，并签名。这是我省唯一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集，也是对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徜徉文学殿堂最好的鼓励。（单位：中交二公局）